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金涛科幻小说创作

马里兰警长探案

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马里兰警长探案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金涛科幻小说近作
福建教育出版社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
金 涛科幻小说近作

马里兰警长探案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(福州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)

787×1092 32 开本 5.125 印张 106 千字 2 插页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7-5334-1498-5/G·1140 定价: 6.15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 录

魔盒	(1)
地衣之王	(12)
土拨鼠的传奇	(31)
发生在沙漠里的故事	(54)
失踪的机器人	(75)
马里兰警长探案	(94)

魔 盒

坐落在体育馆旁边的这家冷饮店，占据半个门面的玻璃窗上装饰着一个极大的“冰”字，远看很像一块大雪糕。每逢经过这里，马小哈的两条腿就像被磁铁吸住似的不能动弹了。

这天下午，从体育馆看完球赛出来，马小哈照例走进这个清凉世界，他要了一块雪糕和一瓶冰镇汽水，在靠墙的一张方桌上美美地享用起来。

在他的对面，坐着早来的两个顾客，他们只顾谈话，面



前的一杯冰淇淋已经开始融化，谁也没有用舌头去碰一下。

马小哈对这两个顾客并没有十分注意，他一面狼吞虎咽地把一块大雪糕消灭干净，接着向那瓶汽水发动进攻，一面仍然在脑子里回想刚才那场激烈的鏖战。这场球打得太精彩了，双方的争夺十分激烈，但是他感到最遗憾的是吴小明没有来。吴小明是马小哈同班最要好的朋友，他们从小在一块儿长大，又一道从小学升到初中，有人说马小哈就像吴小明的影子，这话虽然过于夸张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他们的友谊非同一般。就拿今天这场球赛来说吧，马小哈一买票就是两张，他知道吴小明和自己一样，也是个足球迷。他们约好今天一块儿来看球，在体育场门口见面。“不见不散”，吴小明昨天亲口这样说。可是比赛都结束了，马小哈旁边的座位仍然是空着的……

“这个吴小明，真不像话，待会儿得找他算账……”马小哈心里暗暗抱怨道。

可是，马小哈立即又想到，吴小明是个守信用的人，说话是从来算数的。再说今天是星期天，吴小明有什么理由不来看球呢！马小哈呆呆地望着瓶内还剩下一半的汽水，似乎不想再喝了。

突然，桌子对面的两个顾客不知因为什么争论起来，马小哈不由得把目光移向他们。

戴眼镜的瘦高个子十分自信地说：“放心，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我已经做过多次试验……”

老头用手摸了摸光秃秃的脑门，嘴角浮出一丝嘲笑，打断对方道：“百分之百？不要口气那么大。如果中途出了故障

怎么办？你想过吗？”

“不！完全不需要这样的假设。”瘦高个子涨红着脸反驳道。

“这不是什么假设不假设。”老头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直视对方，神情严肃地说，“应该估计到这种可能，哪怕这是万分之一的例外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“要知道，我们的对象是人，而且是垂危的病人，不是你的小白鼠……”

中年人对老头的一顿抢白并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起来。“我知道，你不信可以试试。我们在设计时已经估计到种种特殊的情况，而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。”他解释道。接着他又向老头讲了一通深奥的道理，中间还夹着一些外文，马小哈一句也没有听懂。

“那好吧，带来没有？”老头待对方说完，又问。

“当然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”中年人说着手把手指伸进胸前的口袋里。

这当儿，马小哈的一双大眼睛，就像钟摆的动作，随着他们一问一答不住地来回转动。不过，他的脑子里却出现一个大问号，他们谈话的内容，就像打哑谜似的使他摸不着头脑，而且他对这两个奇怪的人也产生了怀疑。

这时，那个中年人从口袋里取出一枚清凉油一般大小的金属盒子，他像是捧着一碰就碎的玻璃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掌托着，放在老头面前。那个盛气凌人的老头连忙欠身凑过来，眯缝着眼睛仔细端详，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庄重。

他瞥了对方一眼，低声问道：“这盒子里面一共装了多少个？”

“500个！整整一个大医院的人力，够您用的吧……”对方颇为得意地答道。

“啊，真了不起。”老头轻声赞叹道，脸上头一次绽开了笑容。

中年人轻轻旋开金属盒子的盖子，他和老头的脑袋几乎相碰。两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神秘的盒子上。

这时，马小哈被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，情不自禁地伸长脖子，把脑袋也伸了过来。他感到非常奇怪，盒子里究竟装了500个什么呢？

当他隔着桌子，把上身凑过去想看清那只神秘的盒子时，一不小心，胳膊碰了汽水瓶子，只见瓶子在桌面上滚动，接着翻了个跟头，便掉到桌子底下去了。

“砰！”汽水瓶子摔得粉碎。老头和中年人忙捂住盒子。

他们回过头来，和满脸尴尬的马小哈打了个照面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中年人睨视了他一眼，气鼓鼓地问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捂住。

“没有掉出来吧？”老头望了望马小哈，又望着中年人，担心地问。

“好险，如果掉出来事情就麻烦了。”中年人忍不住又瞥了马小哈一眼，接着把手捂住递给老头，“行了，别在这里瞧了。”

说罢，他们站了起来。就在他们即将分手，离开冷饮店时，那个中年人又说：

“秦老，今天晚上的手术，我也来参加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那当然欢迎。八点开始，我现在回去做些准备。最主要

的还是先熟悉一下你这个宝贝玩艺儿……”老头说。

“在哪儿？还在你们医院里吗？”中年人又问。

“不，现在的手术多半在病人家里进行，用不着送医院。”说罢，老头把地址告诉了中年人。

“新华街 75 号。”那个中年人重复了一遍，一面记在自己的小本上。

马小哈呆呆地看着他们离开冷饮店，直到他们从视线中消失，这才想起收拾地下的玻璃碴子。真懊丧，金属盒子里面的秘密没有看到，还摔碎了一个瓶子。

马小哈回到家，妈妈已经上夜班去了，桌上放着留给他的晚饭。当他走到餐桌边，只见筷子底下压着一张便条，是吴小明写的，上面写着：

小哈：

我奶奶突然中风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下午的球赛不能和你一道去看了。请原谅。

小明

在这张纸条旁边，是妈妈的笔迹：“小哈，吃过晚饭，你去小明家看看他奶奶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
马小哈看罢纸条，不由得想起吴奶奶慈祥的面容，每次到吴小明家，吴奶奶总是那样和蔼可亲，拿出糖果点心来让他吃，关心他的学习，问寒问暖……“这样好的奶奶，怎么突然得了中风呢？”他想。

马小哈三口两口把晚饭填进了肚子，然后急忙出门去找

吴小明。吴小明的家住得很远，马小哈下了公共汽车又上了电车，接着又坐了一趟地铁。当他从地铁站走出时，电报大楼的钟声正好敲响八点。

天早已黑了，大街上的路灯明晃晃地直耀眼。马小哈加快步伐朝前面走去，一双大眼睛不住地朝大街一侧的楼房搜索。吴小明的家是新华街 75 号，这不会记错。不过，就在他从一幢幢火柴盒式的楼群中好不容易找到 75 号时，马小哈突然想起下午在冷饮店遇到的那两个人，那个秃顶的老头和戴眼镜的中年人，他们不是也说要来新华街 75 号吗？

“怪了，他们到吴小明家去干什么呢？”马小哈搔了搔脑袋。

“对了，他们好像是说八点钟要做手术，也许就是给吴奶奶动手术吧……”马小哈拍了一下脑袋，自言自语道。

“这样看来，吴奶奶也许有救了。”马小哈顿时高兴起来。

马小哈一进吴小明的家，事情果然不出所料，吴小明把他拉在一旁悄悄地告诉他，他奶奶正在卧室里动手术。

“是不是一个秃顶的老爷爷，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伯伯？”当他们走进聚集了许多亲友的大房间里，马小哈问道。

吴小明大吃一惊，他眨巴眨巴眼睛，朝马小哈上下打量，好像不认识他似的。

“怎么，不是他们？”马小哈被吴小明看得直发毛，奇怪地问。

“不，不，我是说，你怎么会知道。”吴小明结结巴巴地说，“秦教授下午坐飞机从上海赶来，刘教授接到爸爸的电话，今天中午才从研究所回到城里，他们研究所离这儿很远。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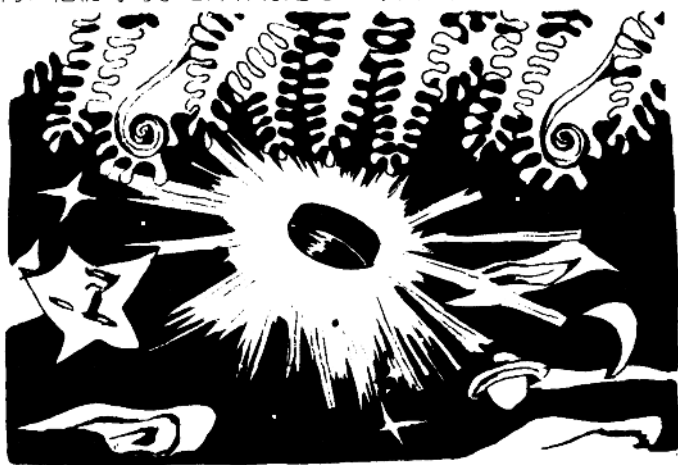
的消息怎么这么快？”

马小哈避而不答吴小明提出的疑问。“你们放心吧。”他望着吴小明，又对一旁偷偷抹眼泪的吴小明的妹妹说，“奶奶的病会好的，我亲耳听见那个戴眼镜的……”

“他是刘教授。”吴小明连忙纠正他。

“对，是刘教授，”马小哈接着说，“刘教授说，百分之百的把握，绝对没有问题。”

“真的？你真的听说了？”吴小明和他的妹妹不约而同地问，他们对马小哈那样肯定的口气半信半疑。



“当然，”马小哈双手比划着说，“你们知道吗，刘教授把一个盒子交给秦教授，这么大，是金属制作的，闪闪发光，那是一个魔盒……”

“魔盒？”

“嗯，一点不错。盒子里有500个什么来着，对了，500

个医生，秦教授是这样说的。你想想，500个医生给你奶奶瞧病，什么病治不好？”

吴小明听马小哈说到这里，舒展的眉头又紧锁起来。他觉得马小哈的玩笑开得太过分了。再说，开玩笑也得分什么场合，人家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，还有心思开玩笑吗？

想到这，吴小明把脸扭开，不去理会马小哈了。

马小哈没有料到自己一番好心反而遭到这般冷遇，感到十分委屈。他怏怏不快地站起来，垂头丧气地朝房门走去。他打算回家去了。

不料他在慌乱中走错了方向，反而朝着通向吴奶奶卧室的那扇门走去。当他刚刚走到紧闭着的门前，房门突然大开，里面冲出一个人来，和他撞了个满怀。

这人摘下大口罩，马小哈一眼认出，他就是在冷饮店见过的秦教授。此刻他换了一身白大褂，秃顶的脑袋戴了一顶白便帽，脸上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。

他用手扶住和他相撞的马小哈，定睛一瞧，不禁惊愕地打量着他：“哟，怎么是你？”

“秦教授，吴奶奶情况怎么样？”马小哈灵机一动，忙问。

这时，屋子里的人全都围了上来，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同样的问题。

“请大家放心，手术非常成功。”秦教授满面春风地朝众人说，“老人家已经脱离危险，只需要休息个把星期，就可以下地了……”

这番话就像一阵春风廓清了房内笼罩的愁云，人们顿时活跃起来，一个个喜笑颜开，争着向吴小明的爸爸妈妈祝贺。

吴小明的爸爸更是激动万分，上前握住秦教授的手，只顾使劲地摇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“秦教授，这可是医学上的奇迹！”一个身材修长，有一双辫子的阿姨挤上前说道。她是急救站的医生，吴奶奶中风后是她第一个赶来抢救的。“能不能告诉我们，您用了什么特效药呢？”她涨红着脸问道，因为她一直认为吴奶奶是没有希望的。

这时候，那个戴眼镜的刘教授从里屋伸出头来，召唤吴小明的爸爸和妈妈进去照顾病人。秦教授一见他，就像搬来救兵似的，把刘教授拉到众人面前，说道：“手术所以能够成功，完全得力于刘教授的最新发明，还是由他给你们谈谈吧……”

“不……不……还是你谈吧，我还得去收拾收拾……”刘教授摆了摆手，转身又进入里屋。

秦教授只好对大家说：“那就由我来介绍吧。不过，我要事先申明，这项发明完全是刘教授的独创，我不过是应用他的发明而已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：“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刘教授并不是医生，而是一位著名的机器人设计专家。不过，他设计的机器人并不是我们通常见到的庞然大物，和真人差不多大小的机器人。用他们的行话来说，他研制的是超微型机器人，超微型就是比微型还要小，具体地说，从几厘米到几毫米，最小的只能在显微镜底下才能看清……”

“秦教授，治疗中风和机器人有什么关系呀？”那个长辫子阿姨插了一句。

“对了，我马上就要回答这个问题。”秦教授笑着说，“刘教授研制的这种超微型机器人，根据不同的应用目的，在它们的超微型电脑里贮存了不同的控制程序。从医疗领域的超微型机器人来说，它们就像一个现代化医院，有各种不同专科的医生一样，每个机器人都有一种专长，比如这种机器人专门擅长清除病灶，另一种专门缝合破裂的血管，另一种专门具备识别某种病菌的能力，而且一旦发现病菌就会跟踪追击，直到把它们消灭……吴奶奶患的是脑血栓，大家知道，这种病是很麻烦的，因为大脑的微血管一旦被血栓堵塞，势必影响大脑的功能，而且局部的微血管已经破裂，形成脑溢血，病人的情况相当危险。在通常情况下，这种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。……”

“啊，我知道了。”又是那个年轻的急救站医生打断秦教授的话说，“你们一定是用超微型机器人清理脑血管中的血栓，把破裂的脑血管缝合起来，对吗？”

秦教授含笑地点头说：“你说的完全正确。我们选择几种具有特殊功能的超微型机器人，通过皮下注射和吞服等方式，让它们进入病人体内，然后利用仪器操纵它们，让它们执行手术方案，达到治病的目的。”说到这里，秦教授带有总结性地说，“有了这些超微型机器人，许多我们目前难于进行的手术就可以由它们去操作，我们只要操纵电子计算机，在一旁指挥就行了……”

“啊，这真是太妙了。”众人听罢，连声称赞。

这时，马小哈壮起胆子向秦教授问道：“秦爷爷，机器人是装在那个魔盒里的吗？500个机器人？”

“魔盒？”秦教授一愣，但立即恍然大悟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“对，你说得对，那真是个魔盒，里面有 500 个神通广大的医生。”

马小哈也开心地笑了，他望着吴小明，似乎是在说：“你瞧，我没有瞎说吧！”

吴小明跑上前，紧紧地和他拥抱着，还贴着马小哈的耳朵，悄悄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……”

屋子里弥漫着欢快的笑声。



地 衣 之 王

有这么一天，大概是离放暑假不到一个星期，轮到马小哈做值日。他干什么都磨磨蹭蹭，等他抹完桌子，把教室的地扫干净，夕阳的余晖在校园的小松林后面渐渐黯淡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

马小哈把书包往背上一搭，一溜烟蹿出了校门。他想起今天因为做值日耽误了一场球赛，心里感到十分惋惜。刚才做值日的时候，操场上传来一阵阵激烈的叫喊声和喝彩声，就像猫爪子抓他的心一样，他恨不得丢下扫帚马上跑到运动场去，那怕瞧上一眼也过瘾呀！可是，一想起李老师那双严厉的眼睛，他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知道，这一学期他压根儿就没有正正经经地做过一次值日，要不，李老师今天干嘛罚他一个人做值日呢？！

“算了，不想这些了。”马小哈冲出校门，独自一人回家了。这时，苍茫的暮色像一重薄雾笼罩在城市上空，马路两旁的街灯还没有放出光明，大街上的行人和车辆稀稀拉拉，大概人们都回家吃晚饭了。马小哈并没有觉察到天色已晚，他的心里还惦记着下午那场球赛。“到底是几比几？是甲班赢了，还是乙班赢了？嘿，干嘛非要今天比赛，挪到明天该多好……”想着想着，他把小足球往前一扔，在人行道上踢了起

来。

他仿佛来到了足球场上。你瞧，他一个人可真够忙乎的：他一会儿拼命往前跑，像前锋带球前进似地，来了个百米冲刺；一会儿他耍了个绝招，用脚尖把球轻轻一挑，接着又敏捷地用脚掌把它踩住，像逗一只小猫。他像是和势均力敌的对手周旋一样，身子左扭右拐，嘴里不住地吆喝，那股子紧张劲儿，就像他真的来到比赛场似的。幸好一路上他还算走运，没有遇到一个值勤的民警叔叔，不一会儿工夫，马小哈连蹦带跳地来到一个胡同口——他的家就在这条胡同里面。



这是一条不太宽的小胡同，大小和一个球门差不多。马小哈这时正在兴头上，一见这条胡同，灵机一动，他狠狠地抡起一脚，来了个漂亮的射门动作……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道白光“嗖”地就飞进了黑洞洞的